



漢書卷之十一

上兵伐謀

不戰屈人之師

用間

用謀

謀國

用敵人以為謀主

縱生口

上兵伐謀

前漢信擊敗楚將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
詐多變反覆之國南迎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
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
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候王大怒罵曰吾
困於此且晷望而來佐我而汝乃欲自立為王張良
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
吳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
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召其兵使擊楚

高帝時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
亟發兵坑擄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謝曰
諸云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
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
孰與楚王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財用安有餘敵韓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
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
第必為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兩界信聞天子

必好也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
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趣張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
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
預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

唐馮行襲武當人信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
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焯惶駭無營行襲伏勇士於江
南乘小舟迎喜謂喜曰郡人今得良牧衆心歸矣但
緣安多民懼虜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
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
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劍斬之其黨盡殪賊
衆在江北者悉奔潰

本朝夏帥趙保忠叛逆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秦鞏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綏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

不戰屈人之師

前漢七國反周亞夫為太尉擊之因謂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迺可制也上許之楚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韜昌邑深壁而守不出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飢乃引而

去

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眾挑戰霸

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管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激一時之勢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茂不得戰乃引還魏揚州刺史毋丘儉反文欽在外為遊兵司馬宣王自將兵五六萬渡淮進討之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據壽春胡遵督青徐軍出譙朱絕其歸路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皆堅壁勿戰儉欽進不得聞退恐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棄衆宵遁追儉斬之

蜀將姜維依麴山築二城聚羌胡等寇逼魏諸城魏雍

州刺史陳泰與郭淮謀所以禦之泰曰魏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羗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圍而取之可不血刃拔其城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淮進兵討之維果來救自牛頭山泰曰兵法貴不戰而屈人之兵今絕牛頭維無返路我之禽也欲堅壘不戰絕維歸路維遁去

用間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僕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守法因其人而用之必死之其

因以術得自通矣曰醉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重宋及楚平華元告不以國斃

春秋時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傷也補卒乘補善繕甲兵繕治張車駕張陳鷄鳴而食惟命是聽復欲晉人

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尊食申禱申重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王聞之召子

反謀穀陽監厭飲於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王曰天楚敗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曰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閔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
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
已不備襲胡取之

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
平齊田單東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敗死城中相
與惟田單為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
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
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
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
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
以為然使其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又宣言曰吾

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燕人聞
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
見得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修辱先
人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望見皆泣泣
軍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
降願無擾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
軍由此益懈單乃鑿城夜縱火牛壯士鼓譟出擊燕
軍大駭敗走所亡七十餘城皆復

趙奢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將兵救之

兵去邯鄲三十里而軍令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

軍武安西

鄴在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侯有一人言必救以安趙者立斬之堅壁留二
十八日不行復三日秦明一奉善食而遣之間
以報秦將秦將二三日夫去三日三十里而將不行乃
增壘閉與非趙也秦既已進秦間乃卷甲而趨
大破秦軍解而走是解關與之出而歸

范雎秦昭王相也喪長王說攻韓取上黨上黨民
走趙趙軍長平說因攻趙趙使廉頗堅壁以待秦秦
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譏而唯使人行千金
發趙為友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
頗易與且驕矣趙王既怒廉領軍多失亡軍數敗又
友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友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

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為上
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武安君乃挾詛而盡坑殺之

王翦為秦將攻趙上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敗走
秦軍殺秦將亘騎惡之乃多遺酒王寵臣郭開等
金使為友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友趙以多取封
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
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將
顏聚遂滅趙

前漢陳平初為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城
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願楚有

可亂者後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能且周殷之
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千斤金行反間上具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誤因
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誤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
斤与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
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
裂地而王欲與誤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
疑之使上至誤上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齊景祖
即陽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
草具進楚使去者內便也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
臣父欲急擊下樂陽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

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卒用陳平計滅楚
後漢堅鐔為楊化將軍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
東城者為反間約鐔晨開上東門鐔與連議大將
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建始殿東有大倉太倉東古我
車載兵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遂降
魏賈詡為執金吾參太祖司空軍事太祖後與韓遂馬
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
偽許之太祖乃用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乃大
敗

蔣濟為丹陽太守為魏太祖丞相主簿初蜀將關羽既
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司馬宣王及濟以為閔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討權則楚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據江陵羽遂見擒

蜀將孟達降魏魏朝遇之甚厚司馬宣王以達言行傾巧乃以達為新城太守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魏吳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乃欲舉兵

吳陸遜為大將軍右都護鎮荊州時魏江夏太守逵亦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或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惶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相親附遂以克罷

周魴為鄱陽太守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詭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定伏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賫牋七條以誘休且曰今使君若從皖道進往江上魴當從南對羊歷口為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其兵寇若於征討樂待北屬但窮困舉

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揚及青徐諸軍首尾相啣牽綴彼兵使得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於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无解所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頴有即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帝大會諸將歡飲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賊帥董嗣負阻劫秋豫章臨川並受其害吳黎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獲周魴表乞罷兵得以

宜從事幼遭間謀殺以方策誘拒投嗣嗣弟歸惟武昌降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後憂

場

晉衛瓘為征北大將軍新督幽州護烏桓校尉于時幽并東有於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至隳陳於是初拒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加其功賜一子亭侯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敗之政吳之名將也豫妻害之也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聞吾違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

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
傾蕩之勢

劉琨為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劉元海時在離名相
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所部雜虜降者萬餘落
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

李矩為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劉聰遣從弟暢討矩
矩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僅以身免先是聰使其將
趙固鎮洛陽長史周鎮與固不協昏陳固照矩之破
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說通洛陽收固斬之便
以振代固拒送以示同固即斬叛父子送車騎一十
乘降矩環令守洛

蓋州收羅尚遣特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

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

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

雄雄將李讓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

見火起而爭梯攀悉又以繩級上尚軍百餘人皆斬

之雄因放安內外擊之大破將軍此內用

獲涼呂光時月延代乞伏乾歸大破之乃縱反間稱衆

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雅曰告者視高

而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

後周楊綱為太祖太行臺左丞仍率夷徒更為經略於

是遣謀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分

武平

建二州大字等諸城並有請為內應者六軍因攻而後之擗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常孝寬為南兗州刺史東魏時段琛堯傑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常誘遣民孝寬既患之遣謀人訪獲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效意又為落燼既迹若火下書者遂令謀人逃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難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樂等靖滬遂清後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字完全貨進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度以心膺令中一戎全

乃以城東入孝寬怒謂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致人情知此

常孝寬為後周將軍北齊將斛律光在汾北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勝飛上天明日照長安光字又曰高山不推自摧榭木不扶自立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後主乳母陸令萱以饒舌斥已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謀誅光武帝聞之始有滅齊之意竟平其國

達奚武為東魏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趨沙苑太祖遣武

覘之武後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
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
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
焉遂破之

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州諸軍事每厚撫境
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至有事泄被誅
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陰壽為幽州總管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嶺
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晟鎮之寶寧遣其子僧迦率
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蘇羯之衆來攻道昂嘗
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求寶寧又遣人陰間其

所親任者趙世謨王威等月餘世謨率其衆降寶寧
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遣遼安

唐長孫晟為奉車都尉以突厥攝圖玷厥阿吸突利等
各以疆兵數姓尚和難以力任易可離間因上書陳
突厥強弱形勢高祖皆納用乃遣大僕元暉出伊吾
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甚優也厥使
來引居攝圖使上互間既行果相猜貳後晟車騎將
軍出黃龍道覺紫雲美雪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
羅侯所探布心腹言之內附三年攝圖四千萬騎自
蘭州入至于周盤發兵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
從引兵而去

裴矩為黃門侍郎大業中以始舉可汗繼盛衛生怒隙
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
盡皆集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兀多奸計幸於
始舉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
珍物今在焉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
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舉率其部盡驅六畜星
馳進冀先互市矩伏兵焉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
舉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北云背可汗請我
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兵殺今已斬之
故令在報

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

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
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
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
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上得兵三則
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貴
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
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
此天贊我耳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
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馬於是悉衆進逼武牢
官軍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捨窳於牛口渚車騎將軍
曰士驥楊武威生獲之

劉世讓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
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
於寧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
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
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以無可任者乃使
世讓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
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高祖不知察遂誅世讓

曹王臯大曆中鎮江西先是牙將伊慎討梁崇義摧鋒
陷敵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臯始至鍾陵大
集將吏得慎而壯之拔為大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
為曹王所任乃遺慎七屬之甲詐為慎書行間為德

宗遣中使即軍以詰之事乃枕腕論雪上章未報會
賊兵浙江來寇臯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
朝廷始信其不二

五代梁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
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
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
人已因願出侯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
勝奇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
入岐以給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
必無生理願錄其孳帝悵然立止其行景因請乃許
之明日軍出諸紫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

岐圍詐以梁軍悉東遁為告且言列若尚留萬餘人
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茂真信其言遽啓二扉悉眾
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
遣數百騎以據其圍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
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由是喪膽但閉壘而
已

用謀

春秋時楚子元為楚令尹子元楚文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
入桔狹之門桔狹鄭邊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
奔相立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幕帳也
唐朱泚反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眾勢離可滅之狀

會賊將姚令言偽曰恐崔宣威使謀規我軍為過
所得拘送於李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誠之曰爾殺崔
宣善為賊守諸將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賊也

李愬討淮西舊軍令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
使厚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規國

春秋時子罕為宋司城宋以武公諱陽門之介天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反報
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天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
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善微詩云凡民
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緹

也非

晉與秦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復曰師少

於我聞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實謂秦梁人

用其寵為秦所納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

擊之我忘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

狃狃也言狃秦則使狃來遂使請戰秦伯獲晉侯以歸

晉侯將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鄭大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

右公姚句耳先歸子駟門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楚可敗

然忘安釐王時為信陵君不以富貴驕人公子與姚

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上釋博欲召

大臣謀公子曰趙王出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

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言王獵耳非為寇也王

大驚問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

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報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後魏鎮北將軍封胥亡入蠕蠕說令擊司馬楚之以絕

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去而有告失驢耳

者楚芝曰必覘賊截之為發耳賊將至乃伐柳為城

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散走

後周韓果性彊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

潛匿溪谷欲為間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慮往必有
 獲周文由是以果為虞侯都督每從征行常領侯騎
 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犬將軍破稽胡於此山胡地
 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
 勇趨捷號為耆耆人

用敵人以為謀主

春秋時楚聲子通使於晉遷如楚令尹子水與之語間
 晉故為且曰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
 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
木名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有材
多在晉今楚多淫刑其大夫
 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

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
年晉人宜諾戎虜

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統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

師輕疾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
其聲楚師

必遁晉人從之楚師霄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

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栾書救鄭
與楚師遇於饒角楚

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復
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則析公之為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晉
邑以為謀

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

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秩馬蓐食師陳楚次次舍也
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楚師霄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

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

子靈爭夏姬子靈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臣子

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音以為謀主捍禦北狄通吳

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孤庸為

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

棘事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七年

若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教亂

年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陣晉將遁

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謂卒惟

在中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樂范易行

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范樂佐之行為簡易中行

二郤必克二穆郤時將上軍中行懼佐之郤至佐

楚子重子辛皆出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

四面集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

為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

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

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此叔向此以舉牛能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

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唐李愬討吳元濟初賊將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棚下

與之語親釋其縛以為衙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
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為也祐者賊之騎
將有膽略守興橋柵嘗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
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衆獲麥於張柴耳可以
三百騎伏傍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
易我軍必輕而來遂爾以輕騎搏獲之用誠等如其
言果擒祐而還官軍常告祐皆請

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
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愬致之軍中多
諫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為突將愬自
教習之愬乃拜祐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

中略無猜間李光顏節制陳許賊悉以精卒抗光顏
先是愬乘其無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
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
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
境曰張柴盡殺其戍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
其川澤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必不
生還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
也諸將比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
不聽速令進軍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又分五
百人斷郎山路至懸瓠城夜半雪逾甚近城有鵝鴨
池愬令驚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之固晏然

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庸而先登敢銳者從之
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關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
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猶望董
仲質來救愬乃令訪仲質家姿卹之使其家人持書
召仲質仲質單騎而歸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
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繩梯而下之乃檻送
京師

縱生口

後漢光武初遣耿弇征張步步聞之使乃大將費邑里
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
弇兵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關一角入

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聞祝阿已潰空壁亡去費邑
遣弟守巨里弇進軍先脅巨里使揚言多伐林木以
填塞阨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未救
之弇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
緩生口令亡歸歸者告邑邑將精兵三萬來救弇曰
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令適其所求也大敗之
班超班在西域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兵
五萬令溫宿王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散去于闐從是而東超亦於此西
歸可須夜鼓而發陰縱所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
王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一
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
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級自是
威震西域

唐元和中魏博義成軍送擒獲逆賊李師道下都知兵
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並從釋放仍却遞送軍前
驅使如緣父母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
仍量事優給放去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之潛相傳
告由是叛徒皆感朝廷恩繼有降者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一終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二

明賞罰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必敗

將帥和必有功

將帥不和必敗

法貴必行

兵道尚嚴

臨敵不顧親

仁愛

士卒同甘苦

親受矢石

撫士

得士心

得士死力

貴先見

知己知彼

料敵主將

料敵制勝

料敵形勢

武經總要 卷二

明賞罰

晉文公既立從亡賤臣壺叔曰君行賞不及臣臣不欲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于矣晉人聞之皆悅

鄭人賂晉侯歌鍾之樂晉文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諧我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

思其終也詩曰樂止君子敷天子之邦樂止君子福禴收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率未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致邦國同福禴米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也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式待遇不能

濟河度河南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孰執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不果班

衛孫良夫帥師及濟師戰于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

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既衛人賞夫新築衛之地

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舉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不止也

此濫賞以情軍志

晉文公與楚戰于城濮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

祈脯好命司馬殺之以拘于諸侯使茅茨代之師還

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秋七月丙

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殺馘飲至大賞召會計貳

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

刑矣三罪而人服三罪願頌祈詩云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宣子言韓獻子於晉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

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

不沒矣其主朝非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

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

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

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以黨吾

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長臨

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古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僕也晉侯怒

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子為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
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僕人晉侯也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讀其書曰君之乏
使斯臣司馬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
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子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
於用鉞用鉞斬揚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
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對軍禮也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對軍
禮也寡人有第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

動不後後隨武子曰晉城子羸子曰不可先殺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臣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我弗為也以中軍佐
齊韓馱子謂桓子韓馱子曰子以偏師陷子罪已甚
不如進也今為是故曰失為事之不捷惡有所
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晉師濟河楚子欲
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
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甚
先穀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復根也其三帥者專行不
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少宰如
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

入此行也楚成王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

子無淹父也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東遷命我先君文

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令鄭不率率遵寡君

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侯人伺侯敢拜君命之

辱羸子以為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

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曰無辟敵群臣

無所逃命晉終為楚人所敗

吳師代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

師音安楚之間謂火滅為潛軍吳將公子先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

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魏絳為能以刑

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佐親軍

司馬穰苴田亮之苗裔齊景公以為將軍捍晉燕之師

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權輕願得君之

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苴既辭與賈約

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至

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投命之

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亡其親援桴鼓之急則亡

其身今隣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

為相送召君正問曰軍法期而後到者云何對曰當

斬遂斬賈以拘三軍三軍皆褻讐於是遂擊燕燕師

道遂取所亡之地而歸

本朝王師征蜀劉光人下遂州入城安撫盡出府庫錢帛以給軍士初諸將入辭

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故人皆効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軍政不一必敗

春秋時楚伐鄭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士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

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

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馬用之豆手林父楚歸而

沈之君幼而在性定陳大夫韋壯而頑頓與許蔡

楚政楚令尹死其師潛遠越為師賤而多寵政令不

一遂越非正場也軍多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

陳蔡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從之楚師

大奔

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

之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

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

服軍無酌適音生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也

軍無政令必敗

後魏末原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木兒等據州城反

州人李賢乃召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
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為業夫
以羈旅之賊而御鳥合之衆勢自離畔今若從中擊
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乃率敢
死士三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群賊大驚一
戰而敗遂追斬之

將師和必有功

春秋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
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
庚佐之士燮將上軍祁驎佐之韓厥佐下軍荀盈佐
之趙旃將軍新郤至佐之祁毅御式樂餞為右孟獻

子曰晉師衆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

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晉之軍師和而

也克

魏中主主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
百萬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揚州築壘
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常璩會馬賜以龍環御刀曰諸
將有不用命者斬之璩自合肥徑趨陰陵大澤過澗
谷造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璩緩行璩曰鍾
離令鑿穴而處負尸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死
緩乎旬日而至邵陽洲初帝教景宗曰常璩輕卿望
宜善敬之景宗見璩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濟矣璩

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極長整立鹿角截洲為城比
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也曰是何神也遂克之
梁武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隔害景略一
怒自齧其齒皆流血帝嚴以將帥和不將至禍患酌
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後得
無害焉

將帥不和必敗

唐初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陽王道玄授山東道行
軍總管即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
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雍
女不進謂所親曰吾秦乎詔言淮陽小兒雖雖名為
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然越泥濘交戰大
軍若動必陷此弱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
利於國道玄遂為城所擒

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為前軍總管至鷹娑川突
厥有二萬騎來相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
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三萬餘騎續至蘇定方正
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陳超率五百騎
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
馬二千疋死馬及所弃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
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
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為此事自今王可結為方

陣鞬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披甲賊來即戰自
祿萬全無為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
節待勇輕敵使文度為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
日跨馬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鬪
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坐守焉餓兵疲逢
賊即敗怯懦如此公為大將聞外之事不許自專別
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秦之
知節不從至但篤城降有胡附文度又曰比我兵回
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材定方曰如此則自作
賊耳何名伐叛文度不從師還竟無功文度坐虜死
本朝銀夏李繼迁逆命至道初命將部送糧草于靈武

時會州觀察使田紹斌治裨將皇去而繼明白守榮嘗
在陣中至蒲洛河與虜角鬪大敗之紹斌語諸將軍
曰蕃戎輕挑勿弃鞬重但按繼結陣徐行守榮忿曰
我不受君節度乃率兵去鞬重四五里繼迁初見紹
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欲邀奇功遂與戰賊先伏兵
以羸騎挑戰既而伏發守榮等敗走

法貴必行

前漢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
為賈區建斬之奏曰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
今有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為市無以帥先士
大夫法曰墜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

殺臣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戒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建又何疑建繇是顯名

後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陳嗣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吳將呂蒙為漢昌太守圍關羽定南郡盡得羽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物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隋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以拘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以將斬之汪拜謝頸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御至輒摧破

唐高宗文獻宗初為右神策行營節度統諸鎮兵討四川劉闢至興元中軍有折逆旅之匕著者斬以徇初開臨東自檢節度使李康及宗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已之罪宗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帝雲起契丹入寇營州詔護突厥兵往討之啓民可汗

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声而行聞角声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統千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服戰莫敢仰視終立功焉

王智興元和中王師追兵元濟戰賊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賊之於城壁獲美妾智興恨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遣軍法也即斬之以徇

鄴士羨討王丞宗士羨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為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遷令召至數其罪斬之

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羨親鼓之安既合賊軍大敗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羨能辦吾事

高仙芝每出征討令封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與田子鄭德詮以為即將成望勳三軍常清出回諸將皆引前德詮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凡經數重門德詮既過命隨後閉之常清離席謂曰常清起自細微中豈通曉以常清為留後使即將何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即將領斃死以肅軍容因令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搜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

無一言常清亦不謝於是軍中服慄

本朝雲州觀察使郭進在石領關幹敏有才善聽斷以
鈎距得其情御下有方畧軍政嚴肅然天性喜殺士
卒少有違令必寘於法每有討伐皆奮不顧死多致
克捷在西山

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
郭進殺汝矣其為將嚴肅如此

馬知節徙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
護軍止答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采瓦為內寇
所掠此而可忍何以肅下即斬之又虜衆犯塞民相
勢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賊者斬俄有竊童兒賊
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兵道尚嚴

漢文帝時匈奴入邊以周亞夫軍細柳營帝至軍吏被
甲銳金刃控弓弩待備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曰軍中
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持節詔曰吾欲勞軍亞
天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中為動容式車曰真將軍也

魏平寇將軍徐晃既破關羽諸軍皆集太祖按行諸營
士卒咸離陣而觀獨晃營齊整將士駐陣不動太祖
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也

宋龍讓將軍廟恩伐魯余之其子執乘勝擊恩矢下如

雨呼聲震天地恩整屬將士置陣堅嚴 屢捷之不少
動乃退

隋楊素為靈州行軍總管討突厥馱戎嚴整有犯軍令
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杜伏威聚衆自稱總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為上募
寵之甚厚與同其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
開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貨
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以其妻妾狗葬故人自為
戰所向無敵

唐文德皇后之葬也云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
蕭章門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納使
者至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
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
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

李晟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軍輒虜掠驅牛馬百姓
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泚復京城告諭於衆百姓安堵
秋毫不犯後其子愬寇復蔡洲市不改肆復踵其美
長武城使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卒
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却時宣命辰時出師夾
仗軍須無不備具

五代周韓令坤平揚州吳人遣孟佺率衆數萬來逼城

世宗遷命

本朝

太祖皇帝領兵二千獲之帝所領多天武禁兵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帝必奮劍斫其皮笠傷為趣戰其實誠之明日盡索皮笠視有劍迹者得數千人立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

臨敵不顧親

後漢邳彤從光武於河北時王郎所置信都王捕擊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滅族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

會更始將攻拔信都却外敗走彤家屬得免

樂羊侃為都官尚書侯景拔逼城侃長子篤為景所獲

新來城下視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篤曰父以汝為死猶復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之終不以汝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解之害唐肅宗帥位於靈武僕固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得周羅部落自西京叛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而斬之將士隔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周羅

仁愛

晉羊祜為平南將軍增修德信以懷吳初附每與吳人息子汾領徒擊賊安服而降尋又有叛而歸懷恩叱交安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請詠之

策者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祐
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
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夷其死
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
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
面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每會衆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
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吳
將陸抗告其戍曰彼中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

朱檀道濟為高祖北伐一別錄至洛陽凡焚城破壘俘四

十餘人議者謂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平民正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衆
劄劄為寧朔將軍會稽州刺史商瑛反瑛勸輔國將軍
討之及瑛開門請降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秋毫無
所失百姓感曰朱蘇百姓生為立碑

唐程名振武德初遣授末年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
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關婦女有乳汁
者九十餘人息放遣之鄴感其仁

唐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勒兵鎮守初百姓經福信
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
弔祭之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人懷其惠

本朝開寶中江南李煜遠詔稱疾不朝治城壘繕甲兵
漸矢藩臣禮詔曹彬李漢瓊田欽桀率兵先赴荆南
發舟艦又命潘美發騎士共十餘萬水陸齊進太祖
語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畧生民惟示威
令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彬等率士卒晨夜攻城長圍
中彬每緩師冀煜之歸服煜常為左右所惑及鑿城
將陷彬又使人入諭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
生能歸命策之上也煜猶豫不決翌日城陷彬申嚴
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
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浴裝盡以其族歸京
師彬殿數騎待於官門外煜既入左右密啓彬曰煜
煜入宮或致不測為之柰何彬笑曰煜甚悞素無斷
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果如彬言偽朝文武官吏類
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遣還之因
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
檢視彬一不問

士卒同甘苦

齊田穰苴為將闔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
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
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
晉師敗走

漢耿秉擊匈奴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

六防嫌忌

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為之死

唐朱泚之亂李晟於畿甸率聚征賊吏民樂輸守禦盜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親與何相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婿詣晟車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為間還命斬之時供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以同甘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士卒無離叛者

五代王晏球圍賊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宴飲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後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為有將帥之略

親受矢石

春秋時晉師伐偃陽荀偃士句帥師攻偃陽親受矢石

影在矢

唐尚義元為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及遺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元將督兵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真當昇天犯其兵焉者無不滅門眾皆恟懼司功參軍崔元籍言於義元曰起兵伏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元以為然因命元

籍為先鋒義元率兵繼進至下維成擒其間諜二十餘人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元曰勅史尚欲迎箭請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降萬計

韓遊瓌以德宗出幸奉天衛兵未集與慶州刺史喻惟明合兵三千赴難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泚會有入自京城來言賊信宿當至上遽令追遊瓌等軍絕入壁泚黨果至乃出開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賊急奪門遊瓌與賊隔門血戰賊日攻城遊瓌等推守躬當矢石不暇寢食赴難之功遊瓌首焉

本朝征河東

太宗每躬擐一甲蒙犯矢石指為戎旅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士卒聞其人百其勇皆冒白刃爭為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陳於曠與前躡甲交射矢集於賊城上如蝟毛每給諸軍矢數百萬必頃刻而盡捕得生口云繼元城中募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隻凡得百餘萬集聚而貯之

太宗聞之笑曰此箭為我畜也及城降盡得之時又以牛革為洞屋猛士數百蒙以攻城

上欲親至其中慰勞士卒彰德軍節度李漢瓊法請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軍用命戰士賈勇堞城之

下矢石如雨

挫下柰何以萬乘之尊欲親臨之若不聽臣言臣願
先死

上甚嘉之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續續綿也言其亡寒也

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
騎親裹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
聞而哭或謂其母曰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也

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挺踵遂死於
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於是擊
秦拔其五城

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疾病
者親自瞻省爭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奪寢
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

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
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
使乞降

唐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徒卒
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床前問其所苦仍勸州縣

厚加供給凡在征人忻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
曰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視為之吮血由是
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回行次柳城招集戰亡人
骸骨設大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洒泣
兵士觀者歸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
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
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
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向皆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
血者

本朝王超為將善統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
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
之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
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
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
槍都陌其陳衛盪擊斬往返十餘里王考章軍先敗
西走趣濮陽晉轡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
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
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
丘收散兵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三

方畧

權奇

臨事制宜

說道

奇計

方畧

元徽中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朝廷惶駭時

與褚淵等集中書省議莫有言者淵曰昔上流謀逆

皆因掩綏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

備請頰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皆注同中書

令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

山道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足兵

衛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至新亭築城壘未

畢賊前軍已至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索白虎
 幡登西垣使守朔將軍高道慶等持舸與賊水戰大
 破之斬休範首餘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
 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石頭奔散張永濟
 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
 下事敗矣道遣軍主陳顯達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
 承明門入衛官關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
 新亭士庶惶惑請壘期赴休範殺名者千數及至乃
 是道隨得輜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皆已死
 戮屍在南園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俱也臺子遣
 衆軍擊平賊黨道振旅入百地緣道衆曰全司

家者此人也

唐郭虔瓘為北庭都護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
 同俄特勤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衆固守同俄特
 勤單騎親逼城下虔權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
 賊衆配至失同俄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
 器械以贖同俄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
 聳火校頡利發石阿失畢將與同俄偕領兵以其死
 惧不敢歸遂將其妻歸降

馬燧鎮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西平易受
 敵時天下騷動北道數有警急乃引平水架汾而往
 城之東瀦以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决汾水

環城多為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前政鮑防百井
敗軍之後兵甲寡弱遂乃悉召將吏牧馬廩得數
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
二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

田悅與溜青恒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等
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洛將張丕
皆堅守不拔祐義軍告急乃詔遂將步騎二萬與昭
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
洛燧軍出礮口未過險乃遣持書偷悅為好語悅謂
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
唐兵擊破其又軍射殺其將成茲之悅自攻臨洛

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洛南雙岡東西列二柵
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中其夜
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明日取其棄柵置輜重
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
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必已拔臨洛賞勞
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
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
之燧乃令大將李百良李奉國將騎兵合神策軍於
雙岡禦之令曰令悅得過者斬自良等擊却悅燧乃
令摧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
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吾五日進軍至臨洛田悅悉

軍復戰遂自將銳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戰死
悅兵大敗

曲環鎮許州劉昌裔為營田副使有兵馬使安國寧與
留後上官浣不善謀反以城降蔡賊事洩昌裔密計
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人賞緡二疋伏兵諸要巷
令持緡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

史思明之亂王師敗績乘勝而西李光弼整衆徐行至
洛謂留守常陵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披甲
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陵
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
弼曰此蓋兵之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豈

遠尺寸之間今爾去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
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即擒之敗則自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猿臂之勢也判官常
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
水燭嶺皆須人守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
留守及河南尹并司宮徙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
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為戰守之備時史思明已
至偃師光弼軍方至石橋日暮令秉燭徐行與賊相
隨而不敢來犯一夜入河陽三城排門守備賊憚光
弼威略頗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而不敢犯宮闕
李愬為隋唐鄧節度使以討吳元濟愬當安士摧敗之

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為言。愬曰：賊方安，我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給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取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士卒傷夷者，親自撫之。其賊既敗，高表二帥且輕愬名位，無所畏，憚頗懈備。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河中鄜坊奇兵二千人益之。由是脩葺器械，陰計戎事。諜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悅光顏。由是愬乘其無備，遂襲蔡州，取元濟以獻。

李抱真領昭義軍，留後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

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清賊重，人民益貧，困無以養。軍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際，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試之，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丁，得成卒二萬，不仰衣食於官府，而倉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推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冠諸軍。乃造門客賈林，說王武俊合從擊朱泚。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李布烈僭竊大位，朱泚攻圍具州，此輩嘗欲凌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於數賊之間，乃捨九葉天子而

此面臣反虜乎。廼者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飯訖，結為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于涇城。

五代后唐李存進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陽村渡。在上流，汴人取洛陽竹林造浮梁以濟軍士。王師以舡渡，綏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使曰：「河橋須竹，笨六編兩岸石倉，鐵牛以為固。今無竹木，竊慮難成。」存進曰：「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募軍造常笨，維大艦。

數十艘，作土山，巨木於岸以擊之。初，軍中以為破，月餘橋成，制度餘直人皆伏其勤。

將存審初為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太祖比伐至棗，彊存審以騎兵三千屯于趙州。初，梁軍聲言五十万，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憂之。謂裨將趙行實曰：「但得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從容。晝策不旬日，揚師專攻棗，彊賀德倫寇，脩縣攻城甚急。存審謂趙行實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脩縣危急，我等坐觀其弊，何以自安？老賊既不下，脩城必寇。西涼真不預為方畧，則滋蔓難圖。与公等輕騎而行，觀其所向，乃選精騎八百，急趣信都，扼下傳。」

橋道存審令史建瑋李嗣肱分兵拒守建瑋分麾下
五百騎為五軍一軍之衡水一軍之南宮一軍之信
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倖賊討芻糧者
十人而會于下博橋胡曰諸軍所至遇梁軍之樵芻
者芻數百人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米
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祖引師厚兵就德倫共攻滎
縣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嗣肱建瑋各領百餘騎為賊
旗幟服色与芻糧者相雜而行至暮及賀德倫營門
殺其門者縱火大呼倖斬而旋其芻蕘者斷手臂得
歸皆言我兵大至梁祖大駭遽命夜遁

本朝乎縱遷隋清遠軍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

幹為鈐轄領步騎六萬接靈州

上問以策略超上二圖其一置糗糧在軍中布兵周
接賊無以欽略其賊一遇賊即變而為陣形之外即
分列遊兵持勁弩遇賊則易聚而可併力

上甚獎之

五路討李繼遷以李重貴為麟府州濁輪寨路都部署
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畜牧無定居便
於戰聞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大
或不來接戰且謀遠道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
無堅壘賊輩未平臣輩何顏以見

陛下

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又累遣使撫勞至則諸將果無大功

摧奇

春秋時齊師宋師次於郟魯侯禦之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門臯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立齊師乃還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子王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手上將右子西閻宜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孤毛設二

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禦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却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侯公所率之軍孤毛執偃以上軍夾攻于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以故詐以東為願也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也欲絕也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示撈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刎師屬之日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華登帥吳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

死可借使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後乃徇曰

揚徽者公徒也識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

陽門正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

弥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

如去備備長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

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

氏于新里

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

楚師伐吳鐵尹固與王同舟王執燧象以奔吳師燧象

戰國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

單乃入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

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葺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

夜縱火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

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盡觸死

傷五千人因樹枝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

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收齊七十餘城

宋將阻宗懿征林邑逕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師

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渡以具裝被象

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懿曰不然吾置弓

弩畢使立一白毡乃更反魏人初不解其意並未動

宋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曰賊既舉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柵柵於鞍魏人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數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走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者叢射之魏衆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之一稍輒洞貫生四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

朱檀被為廣陵相亡命司馬國藩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陰開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祇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知入祇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更賊懼晚必逸賊聞鼓鳴將謂晚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武帝謀討劉毅王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領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揚聲到兗川上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舸步上蒯恩君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散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舸鎮惡徑前襲滅津戍百姓皆言劉蕃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門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

又望見江津舡艦被燒而鼓曰喪先王之乘州豈惟

先之罪衆亦有焉請藉水之以救死藉衆力衆詐之

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名魏魯與吳人異形狀詐為其人潛伏於舟側曰

我呼餘皇則對師夜縱之三呼皆逸對楚人從而殺

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

乃分遣三百人截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

即交戰所殺過半賊夜遁去截道騎皆捨馬步走蒙

兵追蹙擊獲馬三百疋方舡載還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

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阮克都邑剽裕雖還無能為

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船仍使人伐船材於南

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

減數倍居人貧賤賣衣物而市之賴石水急出船甚

難皆儲之如是百數四故舡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

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匿者乃并裝之旬

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將皆委任

奔走

晉劉裕為東晉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鵝青等

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

晉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

輒為魏人所殺掠遣軍總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

乃遣曰直隊主丁旰率七百人車七百乘於河北岸
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馬令飼以平
陳為名賊心懼求馬擬戰密勅刺史令私賣傳大舡
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終不為被
用陳叔寶果大造船輸船市馬輸既多亦覺不便而
止高穎請所傳得船運諸州米為貯壽陽穿大池以
魚遊遊邀為名造船放水戰仍以賀若弼為壽州總
管終以此平陳

常雲起討契丹以其與突厥相通素無猜忌雲起既入
其界使突厥詔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
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
南渡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知之
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
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
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五代梁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
軍恃勢而攻臨分叔宗嚴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
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陽縣牧馬於道側
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
虜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城

葛從周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
即引軍趨高吳夜半潛却歸若朱謹果出兵攻外壕

我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筠

奇計

春秋時吳伐楚吳公子光喪其乘州餘皇光請於其眾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眾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蒨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眾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救追還卒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飢絕人懷危惧敦於是分兵鈇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

未因召側近村人伴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遷見遂即遣之瑱等聞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之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村久停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詎稱殺附瑱便遣兵迎接竟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龍鷓鴣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使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享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杆擊並不敢受相待歲餘瑱

不能制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去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為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礙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者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于說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須臾成水至如鐵石功不達曉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通也公從之此明而說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幸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惧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知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羨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去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俱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返

後魏方侯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沂渭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山之北百里鈞川使大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棚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然後諸軍盡發昧朝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

之自餘柵悉降岳宜言淫取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
以城降醜奴乃弃平亭而走

齊王憲大舉東討憲為前鋒守雀鼠谷大將軍永昌公
椿屯鷄樓原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
椿曰兵者詭道故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卷示
有處所今其岳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隆曰聞
外之事將軍得事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

詭道

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
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却異裁
出兵以救之賊以視弱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

縱兵大戰日晏賊氣其之兵猝起衣服相亂赤眉不
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喻底

後漢末袁尚出軍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薊太祖攻薊
攻袁尚聞薊急棄平原而求救入城以計事至暮李
孚請行尚曰何當所辨孚曰今薊圍甚堅多人則不
可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
戎器孚自著平上憤將三騎殺暮直叩薊下自稱曹
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
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縛之因開圍馳
入城下配以繩引之孚得入城中鼓譟皆呼萬歲守
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

訖欲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糧少無用老弱為
也不知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之乃夜簡得一千人
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李將所乘騎
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
觀火不復視圍李乃歸尚明日曹公聞李已得去曰
果如吾言

魏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于渭南為賊衝突營不得立
衆廵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
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誘餘黨得千餘人並
赦其罪今復業郡境以安

仁宗朝梁丹入寇詔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時兵入

禦之時詔賜陣圖分為八隊師滿城虜騎至延進乘
高望之東西亘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延
進曰

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於尅敵今虜衆若此不如合
而擊之可以決勝遠令而獲利不猶愈於尋國乎儻
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
士衆皆喜三戰咸捷

太平興國一年梅山洞蠻叛命田紹斌翟守素分路掩
擊至邵州聞蠻酋苞漢陽死夫其居十里為陣大敗
之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留五千餘人
遣歸曉諭諸洞自是蠻人不擾二年梅山洞蠻恃險

又叛詔遣翟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
弓弩解弛不堪祝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為
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
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苞漢陽交通既而
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

端拱初李繼隆為定州部署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
勿與戰一日虜衆寇蒲城至唐河護軍表繼忠慷慨
請出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

大曆中城涇州段秀實當留後馬璘奉詔徙鎮涇州其
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居僑驛移頗為勞怨
力斧將王童之困人心動接連以為亂或告其事且

曰候嚴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楊怒失節且
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更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曉
既差五亂不能作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
者同作亂秀實嚴警備夜半火發令於軍中曰救火
者斬之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
王翔為河中少尹有悍將陵正者橫暴擾軍政約至夜
鼓譟斬關以逐翔有告者翔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
賊驚遠遁遂誅正軍城又安

王甫代宗時武將也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甫誘
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朱雀街太鼓之吐蕃聞
之攝振乘夜而遁初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宗將劫京

城士女工匠整隊伍送者及是聞鼓聲謂有變遂俱奔潰

本朝王師平城郭虎捷都校以翰與絳州都校全師雄謀叛賊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我師鬣破之

太祖朝劔外初平馮贛知梓州視事纔數日爲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贛曰賊乘夜奄至此爲合之衆以義挺相撻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繒帛爲後犯使猛士百人並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臨事制宜

春秋時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泆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顏武不遠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陣而後戰遲速惟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矣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東晉盧循寇福建鄴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將軍檀

道濟倒產之等赴接朝廷至尋陽鎮之為循黨荀林
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言徐道覆已尅建鄴而桓謙
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譙為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
福俱寇江陵道規乃會將士戒之曰吾東來文武足
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有去
者

唐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衆築州城板堞絕
立賊暴至城下軍城中相顧失色雖相率登埤率無
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創夷之後不可以矢石
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賊徒疑城
中有備而退因縱兵擊敗之

已尋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
定何疑焉慙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
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慙率兵直渡渠奮
擊其衆奔散遂尅林邑

王鎮惡與武帝期尅洛陽既而鎮惡至潼關請率水軍
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
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行船人北土素無舟
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
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遂流去鎮惡撫尉士辛曰去家
萬里而航乘衣糧已遂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惟死
戰可立人功士卒莫不爭先遂陷長安

齊符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騎
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為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
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木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
上明

宋王璘拒命肅宗使中官啖延琮招討之判官李統裴
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出于瓜步洲廣張旗幟耀乎
江津登埤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其夕銳等多燒火人
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為二璘
軍人以火應之璘惧以為官軍悉濟矣遂以兒女及
麾下宵遁

朱滔帥幽州建中初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篡
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滔命徧
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
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門南門及東門而襲破
之

東昏侯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荊州蕭穎胄兵龍襄蕭衍
衍時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
三軍王天虎詣江陵声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
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山陽至邑陵衍復令
天虎賚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且設奇略以疑之是
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及至江安澤回
十日餘不上穎胄大惧計無所出夜呼三軍席闡文

柳沈閉關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
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
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
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遲疑不進是不
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用不濟矣
諾且穎曾謂天虎曰天下之事懸在於卿今就卿借
頭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荆軻乃斬天虎以
示山陽山陽大喜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
詣穎曾穎曾便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
車中斬之

侯景支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副之軍

指為一決於侃景乘勝至關下城中恟懼侃詐稱
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
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澆火景作木驢
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攻城矢
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櫛焚之俄盡
景又作登城樓高十二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
虛彼來必倒可取觀之車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山
以臨城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及於城內
築土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若戰
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為大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
不能進

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魏將爾朱榮自太原討之率精騎七十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在所處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遂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士勇者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橋葛榮

東魏高仲密反魏于文泰帥諸軍應之至洛陽圍河橋南城東魏兵十萬至河北泰縱火舡於上流以燒河

橋東魏將解律令使張亮以小舡百餘載長鎖向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魏將于謹嘗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為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名紫騮音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迫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

南齊將魯康祖趙公政帥衆萬餘侵魏豫州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祖等軍於淮南永舍於

淮北十有餘里亦量吳楚之兵好斫營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求既設伏乃密令人以薪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親領兵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即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求所置穴爭渡水深溺死斬首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墮淮及曉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後趙將石虎領兵救陳川為祖愨所敗收兵掠豫州留將桃豹守川故城居西臺愨

城賊從南門出入被拔愨軍阻東門相守四旬愨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人真運米偽為彼極而息於道賊果逐運之者棄走賊獲米謂愨士衆盡飽而胡成飢也益懼無復膽氣

後周末楊堅為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襄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詔檄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獲牛享士仲文知其急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即尉遲迥賞賜將士

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擅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被望絕矣衆皆濡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使文皆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總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為之不流獲擅讓輜送京師江南悉平

韓雄除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士於略城東服東魏入衣服詎若自河陽叛校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隋達奚長儒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擊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楹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

劉方授驩州道行軍總管征林邑至海口林邑王梵至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關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俱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衆而陣方與戰偽奔北梵志逐之

象多陷地顛蹶轉相驚駭軍遂亂方又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走蹂其陣因以銳師繼之梵志大敗奔於柵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渡六里前後逢戰每戰必捷進至大綠江賊據險又擊破之徑馬接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城奔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

漢王諒據并州反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噴圍景煬帝詔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山谷間晡後復與鍾噴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谷塵埃漲天鍾噴軍不知以為伏兵

因而奔潰縱擊大破之

唐北狄鐵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回紇等衆合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斯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薛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乃令張儉李勣等軍率兵數道擊之太宗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勣思摩燒雜秋草延陀糧肉日盡野無所獲頃有偵者來云其馬畜鬣噉林木皮革略盡卿等犄角思摩不須前戰俟其將退一將奮激制勝之舉也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杜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

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授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勦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為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大敗

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謀之乃詐為狼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隘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拔馬方擬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幾盡自是糧運無敢近者

雍熙初張齊賢知代州虜騎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拔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都署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三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約都部署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聞使為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為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大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栢井忽得密詔東路

王師劔於君子館有詔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
矣于時虜騎塞川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
退乃閉其使客室中夜發兵二萬人持一幟負一束
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遙見火光中有
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
於土塏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車之子一人帳前
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千餘器甲甚衆齊賢歸功
漢斌捷奏至太宗嘉之優詔褒矣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三終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四

將貴輕財

將貪必敗

臨敵易將

將驕必敗

矜伐致敗

不矜伐

將帥自表異致敗

將帥自表異以奪敵心

功服

隱語

先鋒後殿

擊其後

退師

將貴輕財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輒分其麾下
飭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

絕覩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餐不嘗食
士卒以此愛樂為用也

竇嬰為大將軍嬰言袁盎彘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得金陳卮庶下軍吏過輒令裁量其用金無入
家者

後漢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先武以為刺姦將
軍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魏曹真累遷大司馬每征行與將士同甘苦軍賞不足
輒以家財贖賜士卒皆願為用

魏田豫為護烏且解軍校尉後為護匈奴中郎將并州
刺史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忠

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匿雖殊類咸高豫節

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
每踐敵境咸得其力

唐李勣為行軍總管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蕭瑀出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
寇暴縱橫瑀潛募敢勇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
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馬燧討田悅先戰燧誓軍中曰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
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
萬貫行賞還燧家財

石雄為豐州刺史雄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時有

賜餘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將貪必敗

晉張燕為巴西太守時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飢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燕討之定窘急偽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為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之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燕亦棄官而遁

前秦苻堅遣王猛伐前燕慕容暕師次潞州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度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重火息

中部性貪鄙障固山川實難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因而大敗

王玄謨為寧朔將軍比征將士多離恐元謨又營貨利一正布責人八百利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

唐孤獨懷恩武德中為工部尚書率兵討賊素無籌略貪冒貨財頗為賊所敗高祖屢下詔責之

王必為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替載之委於急流終莫能成蕃人知必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城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由必贖貨

邊上至今患焉

李象古為安南都護為土賊楊清所殺象古貪縱人心不附安南數日城陷古反被害

李洙為河陽節度洙本以市人發迹禁軍以賄賂交通遂至方鎮初任鎮武節度轉為河陽所至以貪殘為務恃所交結不畏憲章犒宴所陳果實以木刻綵繪之聚斂無已人不堪命遂至於亂數月方止文宗貶洙豐州長史

臨敵易將

戰國燕昭王使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副立聽齊間以騎劫代毅遂為齊將田單

所敗

晉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攻吳之名將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于孫皓元凱欲問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放晉軍將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皓不悟致敗

後周楊堅為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堅命上柱國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軍於沁東會沁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啓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悵悵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謀

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
臣未相伏從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
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臨敵代將自古
所難樂教所以辭燕趙奢之子所以致敗如愚所見
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
至軍所觀其情偽縱以異志必不敢動堅大悟即令
高類馳驛往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將驕必敗

春秋楚大飢庸人率群蠻以叛楚庸人楚之小國也楚使盧戣
犁侵庸庸人逐之因于揚窓窓或隸也三宿而逸曰庸
師衆群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圻

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怒我而後可克又

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僚魚人實逐之裨僚魚人實逐之色也輕楚敗

世三邑人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駒

會師于臨品臨品地名也分為二隊楚將子越

自石溪子具自何伐庸遂滅之

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

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邑宋義諫曰戰勝而將

驕卒情者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

不聽迺使宋義於濟路逢高陵君曰公將見項梁乎

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

及福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街攻擊梁大破之

定陶梁敗而死 梁自號武信君

後魏崔延伯既破秦賊乃與蕭寶寅率眾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疋軍威甚盛時方侯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里當原城時或輕騎襲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爾奔北延北於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鎖柱教習疆兵負而趨走醜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眾軍將出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詭持文書云是降薄乞緩師寶寅延伯謂具事實遂巡未開俄而宿勒明達率眾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劉便亦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

軍兼步卒兵力疲息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

後周末丞相堅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將略地河南州縣多下之丞相堅遣將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觀鳩鳩古與迥將劉子昂劉德裕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麥堤迥將擅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排戰讓悉眾來拒仲文偽伯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護五千餘人

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通守張須陁以兵攻讓讓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

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
列陣以待保為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
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
掩之讓合擊須陀衆大敗遂斬須陀

於伐致敗

春秋時楚屈瑕伐羅聞伯比送之還謂其術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
入告夫人鄧曼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
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滅其敖以刑也莫敖扭於
滌驥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
乎楚子使執人追之不及莫敖使拘于師白者有

刑及駟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
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前秦苻堅議伐苻石越曰是人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
二之譽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以吾之
衆旅棗嶺於江足斷其流遂與師苻蟠攻陷壽春乃
馳使白堅曰賊必易俾但惧其越逸宜速進衆軍荷
角禽賊帥必矣堅大悅恐謝石等遁去乃捨大軍于
頰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遂為謝石所敗

不矜伐

後漢馮異為偏將軍從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
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軍避道進止皆有表識

軍號為整齊每折止合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
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者未同為陶侃騎督將特西場夷賊狄掠江夏守揚珉
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自獨不言珉曰諸將軍何以
不言伺答曰諸人以口擊賊伺以力耳珉又問將軍
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
後不能忍是以勝矣

將帥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于榮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
以甚敗遂滅衛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所流奔荊州
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湓口劉裕將何無忌
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搖旗
甚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
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
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之則獲目縱兵
攻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淡
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潰然因乘勝勢繼進無
忌鼓譟赴之淡之遂潰

宋晉安公子勛舉兵潯陽宋將敬孝祖討之時賊據諸
圻孝祖將進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曰
敬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居

善射者十人共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而死

東魏大將高歡與西魏大將宇文泰戰却山其時泰見歡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惟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乘勝逐歡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歡已逸去矣

高歡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信於金墉城大將宇文泰率眾救之戰于却山歡曹心輕敵建旗蓋以凌陣國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歡曹輕騎走何陽城仰呼求繩不得拔刃刺門未徹而追至歡曹奮頭詬曰來

吾與汝聞國人追者斬之

將帥自表其以奪敵心

唐朱泚之亂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李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綉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

均服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攢擊一擊踏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

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
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
方得還軍

隱語 軍中急難不可使衆知因假物號隱語以諭之

春秋時楚師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無

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 叔展曰有麥

麴子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使無社也窮所以導溫欲

不辭故曰無軍中河魚腹疾柰何溫藥將疾也 御下曰

自於背井而拯之虛廢井而求拯也 出溺為拯也若

為孝經哭井則已矣井頭哭乃應以為信 明日蕭績

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山氏魯大夫儀相識 有

曰佩玉蓋兮余無所繫之繫然服飾也 不獨無以

音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媿之媿盛賤之器也 媿也

視不對曰梁則無矣蠹則有之 若登首山以乎曰庚

癸乎則諾

唐許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

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訖

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

乞二升粟米死二斛墨乞一挺是時賊營處四面阻

泥河惟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練

將俟夜掩襲城中無悟其肯者

先鋒後聚

魏于禁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送為軍鋒還為後拒挂軍嚴整

晉大將謝元北鎮廣陵時持堅彊盛元多募勁勇劉宇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恪孫元忠等以驍猛應募領驍銳為前鋒百戰百勝時魏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先

隋大將楊素馭戎整嚴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隨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者斬之又令三五百人復進復如向法將士恐悚有必死之心戰無不勝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雖嚴忍士亦願從

漢常璩為輔國將軍魏軍敗討合肥既平高祖詔璩去賊既近俱為所躡璩悉遣輜重居前璩小與敵發魏人服璩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周齊王憲從文帝與齊人相拒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滿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通指齊王純已下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還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為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三人齊眾乃退

祿山反詔關內節度使李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

武經總要 卷之四
猗角廣平王恢收長安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嗣
業以北庭軍為前鋒王思禮為後軍戈鋌鼓鞞震曜
山野列長陣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
因攢矢逐之賊軍大至我師營亂嗣業曰今若不以
身啖寇決戰于陣萬死冀一生我軍無于遺矣乃脫
衣執長刀立陣前大呼當者入馬死碎陣復整嗣業
帥前軍各執長刀而進所向靡靡

蘇定方正觀初為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
磧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
里許忽然霧散望見其牙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
隋公王狼狽走餘眾俯伏靖軍既至遂悉降

代宗幸陝避吐番雍王為中軍先鋒以僕固懷恩為副
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迴紇兵馬赴陝州并
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迴紇左殺為先鋒觀
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又為後殿自灑池入
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剗自固懷恩陣于西
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曉騎及迴紇之衆傍南山
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收賊死
者數萬

五代梁牛存節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
於清口謝軍退至埤河無復師伍存節退其後與諸
將釋騎步聞諸軍稍得齊收拾所部兵分敗女共八

千餘人至于淮侯時不食已四五日夫存節訓勵部
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

王景仁伐壽州至霍丘接戰擒賊將袁叢王彥威王瑋
等送京師俄而米瑾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常以
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齊淮復後殿
軍故不甚衄謹亦不敢北渡

擊其後

春秋時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沈尹戌曰

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遠之也

也吳踵楚踵楚也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

毋將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也越公子倉歸王乘舟也

倉及壽夢帥師從云壽夢也王及圍陽而還楚地吳人

踵楚而過人不備遂成巢及鍾離而還

從漢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人漢野士縣光武引

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營數里賊忽夜攻絕兩軍

營中士多傷純勒部曲堅立不動蹀散死士二千人

俱持疆弩各停三天使銜枚間行純出賊後齊聲呼

謀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

宋柳元景為隨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

無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

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

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退表裏合勢於計為長會蠻

垂至乃使驛道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

變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南齊末肅衍舉兵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已次江寧

衍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移頰於越城僧珍

守白板齊王東昏將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率銳衆卒

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既力不敵不可與戰

亦勿遙射須至墜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墜校柵

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後守

陣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

陳將周旻鎮安蕪等州北齊遣將陸憲以衆二萬出自

巴蕪與旻相遇旻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

精騎由間道邀其後大敗之

後魏于謹芸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偽降立於階

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

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唐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

江夏王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副之賊聞兵至走

入嶂山已行數十里諸將議息兵道宗因請討李靖

然之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兼行倍道去大軍十

月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

後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吐谷渾兜項俱來寇邊詔霍國公柴紹討之虜據高臨

不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王君奭為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邛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奭以其兵疲遂整士馬以撓其後君奭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至大非川將悉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冰合君奭率將士並乘冰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百海之側君奭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

梁師都作亂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米寇延安營於野諸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剄其銳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果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驚潰虜男女二百餘人

元和中西戎頻歲犯邊史奉敬日節度社叔良請兵三千脩一月糧深入暮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

唐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迴紇遣

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郭子儀與葉護宴押
修好相與誓平國難子儀奉元帥為中軍與賊將安
守忠李歸仁戰于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且三
十里賊衆十萬餘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亂李嗣業
奮命馳突禽獸十餘騎乃定迴紇以奇兵出賊陣之
後來攻之賊軍大潰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餘守長
安聞敗奔陝翌日廣平王入京師

本朝太平興國中北虜至定州奪唐河橋李重進召李
繼宣洎田紹贊越接紹贊為賊所敗繼宣獨按部
關入定州虜比去重進命將五千騎躡其後抵非馬
河及賊據揚墮繼宣徑掩擊之賊焚廬舍而遁

延翰四年從征太原劉繼元降

車駕北伐俄班師命延翰李漢瓊率兵屯真定崔彥
進屯開南崔翰屯定州

上謂延翰等曰戎人必來寇邊當會兵設伏火擊之
必大捷是冬虜米縱兵南牧延翰先陣於徐河彥進
率師出黑蓋堤北緣長城西行南下長城口銜枝躡
虜後顧翰李漢瓊兵亦至合擊之大敗虜衆於滿城
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虜欲窺取之

上遂遣大將李繼隆發其定屯兵萬餘人護送輜重
數千乘虜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王師
邊將尹繼倫領步騎千餘繼巡塞上正當虜所入道

虜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虜視我猶魚
肉南出而捷翅日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沒怒於我
將無遺類矣今可卷甲衝夜襲其後虜銳氣前去其
心輕我不虞我之至力戰而死猶不失忠義豈能為
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俟夜
遣人持短兵潛發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行天
未明虜去大軍四五里方會飲食訖將戰繼隆列陣
以待之繼倫出其不意從其後急擊殺虜將一人號
皮室者虜相也衆遂驚亂于越方食失匕箸為知兵
中其脅其傷乘善馬先遁虜望見大將奔北因大潰
自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皆引去自是胡虜不敢窺

邊以繼倫面黧相戒曰當避黑大王

景德元年契州南牧

真宗與之繼好戎人請盟北歸所過猶侵却未已遂
以張疑為緣邊安撫使提兵躡其後虜乃出境不敢
略奪

退師

前漢高帝匈奴圍於平城七日高帝使使問厚遺闕氏
廼開圍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嚮從解
角直出得與大軍合曹頰引兵去

後周大將晉公護伐齊遣將尉遲迴圍洛陽為敵所敗
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部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

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
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倘
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朝
棄之乎憲遂從之全軍而返齊人弗悟而不追若退
之必克也

五代黃文靖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會晉軍十餘萬
俯外垣砦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闈出師
文靖為殿後命矢及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四終

